

# 醬 色 的 心

陳 勺 水 著

1929

# 醬色的心

心韻詩集

一輛藍色轎式摩托車，放射着明晃晃的漆光，從致中里王公館，滑了出來。只聽見公館門口的兩個穿黃色軍衣，戴紅領章的衛兵喊了一聲“……Hi 槍！”，接着就是摩托車的呼呼的叫聲，叫了兩聲，在大路上轉了一個灣，像飛着一樣的向南跑去了。沿着王公館的右手邊馬路上，攔着五六輛破舊不堪的東洋車，幾個車夫好像是等生意等得不耐煩了似的，都站在一起說瞎話。摩托車從他們旁邊經過的時候，只聽見他們中間，突然發出了一些類似喊口號時的喊聲：“蕭姨太的車哪！”“蕭耀南狗東

西！也碰着對頭了！”，“現眼報！”……

摩托車上坐着的，自然不是蕭姨太。革命軍到了武漢的時候，蕭姨太們早躲到上海租界去了；她們把所有的家財，除了在事實上拿不走的東西之外，都搬走了。她們搬不走的，只是幾處房產和幾輛最新式的畢克摩托車。在那種軍事緊急的時候，她們遺下來的房屋和車輛，自然被革命軍徵用了。她們四輛車，都被王公館的祕書下條子給公安局長，徵發了去，王太太一輛，谷太太一輛，張祕書一輛，柳局長一輛。現在坐着藍色摩托車走去王公館的，正是柳局長。

柳鐵笙雖然只穿着一身很舊的草色布軍衣，斜掛着一根完全失掉了光澤的皮帶，然而他那焦紅色的面孔，反映着四月天下午五六點鐘時候的牆上的太陽光，却從他在付玳瑁框眼鏡的下面，露出一團喜氣。有什麼喜事？不消說，革命家最大的歡喜，必定是關於革命進行的順利的歡喜啊。不過，這時的柳鐵笙，却於一般的革命順利的欣喜以外，還有一些關於私人方面的喜事：第一，他在兩

星期前，當了逆產管理局長，他從此可以大大的發展他那事情越多精神越好的特性，以補過去幾個月間的空閒倦怠之苦；第二，他的太太前五天才跟着她的乾姐姐卽王太太從上海到來，他正在久別重逢的快樂當中；第三，他的愛人陳眉君也在昨天到了漢口，他現在正要到貫忠里的閩粵桂聯合辦事處去看她呢。

柳鐵笙的一團高興，突然的被洋車夫們幾句喊口號似的說話，打破了。他不覺涼了半截，好像被人劈頭潑了一杓冷水一樣。‘他們把我看成和蕭姨太一樣？從他們眼睛裏看來，我們只是軍閥蕭耀南的一個對頭？他們以爲我們是以暴易暴？他們如果知道我去會她……’柳鐵笙這樣想着，不覺得背脊上發了一下冷，差不多連額頭上也出冷汗了。

藍色摩托車仍然呼呼的叫着往前飛跑，一轉眼間，快到華商街了。街上站崗的巡警，認得這輛車和車中的人的都行着立正的敬禮。這些敬禮漸漸恢復了柳鐵笙的高興。他想着：‘呃！只要替他們謀真正利益，他們一定會慢慢明白我們的好處的。

況且我們宣傳工作正在改良，將來一定可以使他們跟着革命政府的脚跟走的。會會她又有什麼不行？只要我肯犧牲，對得起革命，就算對得起中國民族了。私人間的小小的行爲，於革命有什麼關係！昨天易寄庵不說過嗎？“革命家的行爲的標準，只在革命的利益：對於革命有益的，都是好的，對於革命有妨害的，都是壞的，對於革命的利益無關係的，都是革命家可以不管的。”是的，是的，老易的話不錯，我會會她，也不會和革命的利益發生什麼關係。……’柳鐵笙想到這裏，不覺有一種心安意得的微笑，從胸口上一直湧上來，直到嘴邊，把他的嘴唇掀開，把他的鼻孔張起，把他兩隻眼睛的縫子合攏起來，幾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了。但是，他在微笑的一瞬間，忽然又得着一個聯想：‘老易當閩粵桂聯合辦事處的常務委員，她當辦事處的祕書，他們當然在一處辦事，並且常川駐紮在辦事處，他們……’他想到這裏，不覺又把眉頭皺起來了。他的摩托車到貫忠里口了。

## 二

柳鐵笙走近議事室的時候，當天的例會剛剛開完：他看見一些人站着伸懶腰，一些人手裏拿着帽子，預備走路。陳眉君穿着藕合色的上衣，還伏在桌上寫什麼東西，露出溜光的短髮和雪白圓肥的半邊面孔。易寄庵已經離開了主席的坐位，站着和另一個人說什麼話。

柳鐵笙和幾個認識的人應酬了幾句話，才連忙跑到陳眉君旁邊去，陳眉君已經寫完了。正掩着記事錄，站起身來。她抬頭看見他就笑嘻嘻的說：

‘剛剛開完會，委員就到了，算是遲到，還算是缺席呢？’

‘應該罰他請一餐飯！’易寄庵這時也回到桌邊來。都着尖削的下巴，歪眉斜眼的，敲着陳眉君的邊鼓，和柳鐵笙開頑笑。

陳眉君和柳鐵笙握了一回手，對他說：

‘這裏即刻還有別的團體借去開會，我們到樓

上房間坐坐罷。寄庵，是不是？’

易寄庵和柳鐵笙自然都願意順從她這個提議。她抱着許多記事簿子和紙張，走頭領路，柳鐵笙和易寄庵跟在後面。

聯合辦事處是接連兩棟三樓三底的房。陳眉君住的恰恰是議室上面的那個樓上的右邊前廂房。柳鐵笙走進門一看，只見窗戶面前擺着一張紅木長條書棹，房中間放着一張方桌，上面堆着一些茶杯和什物。兩邊挨壁胡亂的列着幾張椅子。和正面窗戶相對的地方，安着一個鐵床，後有帳子。上面鋪着雪白的被單，靠裏邊堆着一堆大紅色的鋪蓋。床的左邊，開着一扇門，微微的透着後廂房來的光線。

‘好一間清爽的房間，好像是大家小姐的繡閣，那裏像女革命家的臥房呢？’柳鐵笙一面坐下，一面故意鬧着玩。

‘不要瞎說！難道革命的人就不應該清爽嗎？……’陳眉君的話剛說到這裏易寄庵就接着說：

‘不應該，不應該！聽說外國的女革命家要專

門妝成女勞動者或不良的婦女呢。’

‘Chieh! 男子家都愛這樣瞎說，真該打嘴巴!’  
陳眉君說着，恨了易寄庵一眼，便做出要伸手去打嘴巴的樣子。

柳鐵笙心裏有點不安起來了：他覺得陳易兩人的親昵，未免太過分了。他等他們的講笑講完了之後，才慢慢抽着紙煙，轉了一個話頭，問她：

‘陳同志這次是從福州來的嗎?’

‘是的，不過，半途在上海却住了一個多月，啊!真正在上海悶得要死!成天躲在客棧裏，不敢出門，又沒有什麼舊朋友；那時我真羨慕你們極了呢。我一天不做事，就會感覺無聊，我這賤骨頭就有點……’

‘這該不是我和你開玩笑了，自己說自己是賤骨頭，還怨別人!’易寄庵笑着說。

‘無聊的話!誰理你?’陳眉君又恨了他一眼。

‘你一個人上路，沒有同伴嗎?’

‘和Miss 黃同來的。你記得罷，那位漳州的黃肖雲?’

‘怎麼不記得！她和你頂要好，不是嗎？她也住在這裏，住在後廂房？’

‘她和我同住一間房。後房……不是她住的。’

‘誰住後房？’

‘這位大委員易大人啊！’

柳鐵笙心裏更不安起來了。他覺得臉上有點發燒。他連忙努力抑制着感情，裝做心裏坦然的樣子，繼續說：

‘你們原來是一個真正的隔壁鄰居，怪不得剛才要開那樣大的玩笑，我先前還以為你們是在此地才認識的呢。’

‘怎麼！你忘記了，你隨軍到福建去的時候，我和眉君同是在汕頭的福建特別委員會的委員嗎？我和她在汕頭共了三個多月的事呢。’易寄庵很高興的說着。

‘唔……不錯的，有這麼一回事。’柳鐵笙一面這樣說着，一面感着一種絕望的悲感，正在躊躇，不知道要怎麼自處。他忽然看見陳眉君看了一眼手表，側頭對易寄庵說：

‘已經六點過了，不好叫他們久等罷。’她回轉頭又對柳鐵笙說：

‘你今天來得真不巧，恰恰碰着有人請我們吃飯，時間已經到了，我們只得失陪。對不住得很！如果沒有人約定，我一定要你請我吃喜酒呢。當了逆產管理局長，太太又來了，豈不是喜上加喜？’

柳鐵笙聽見她下逐客之令，不覺怒氣沖了上來；他暗想：你們想避開我，我偏要追着你們。他帶着冷笑問她：

‘誰請你們。我不能跟去嗎？是陸小晴罷？’

‘呸！’陳眉君聽見陸小晴幾個字，忽然露出又羞又氣的樣子，正都着嘴巴，要想發作。這時易寄庵忽然插嘴說：

‘方鴻雪夫婦請客。’

‘方鴻雪？他請客會不請我？沒有的事罷？’柳鐵笙跳起來說。

‘誰騙你？我給他的信與你看看。’她說着，便站起來向書桌上拿一張信紙過來遞給柳鐵笙。只見那張白信紙上面印着漢口民國日報用箋幾個大

字，下面却用極秀麗的小字行書，寫着幾行字，當中有“在杏花春晚飯一鉞，同座有吳夫婦，林——樊，黃——唐，石夫婦，……”幾句話。最後一行却寫的是“眉君——寄庵同志。”柳鐵笙在氣頭上看見果然是方鴻雪請客，也無心研究這封信的特別樣式，只有一心怪方鴻雪不請他吃飯，並且他已經存心要跟着易陳兩人同去，所以，他做出生氣的樣子，大聲說：

‘老方真可惡！往常請客沒有不請我的，怎麼今天撇開了我？我昨天還看見他，怎麼他一聲也不提？並且請的又是熟人。可惡極了！’

‘想來他以爲你事情忙，並且太太新到，恐怕你沒有時間在外面應酬，所以。……’陳眉君還沒有說完，柳鐵笙就接着說：

‘這都成理由嗎？兩三天以前，我還常常和他一起在外面吃飯呢。他不請我，我偏要去做個不速之客，看他怎麼樣？’

陳眉君露出很爲難的樣子，只是信口答着：

‘去不去丟臉，還不是由你？’

‘丟臉？怎麼是丟臉？我倒要問你。’柳鐵笙氣又上來了。他把眼光由陳眉君轉到易寄庵臉上，只見易寄庵仍然露着得意的神氣，滿臉都是神祕的冷笑。易寄庵看見陳眉君不說話，突然放開嗓子，用一種藍青官話的調子，對柳鐵笙說。

‘老方提起請客的時候，我和老唐都在場，所以我知道很清楚，聽我告訴你罷。他這回請客，有一個特別原則：他是一對一對的請的，他本想請你和你太太，後來因為恐怕你太太不肯到杏花春那種小飯館去，所以才作罷論：他自然不好請你一個單獨的人啊！’

‘我一個單獨的人？老唐……和你，不也是……’柳鐵笙剛剛說到這裏，他忽然腦筋清醒起來，想起剛才看的那張信紙上寫的什麼“黃——唐，”“林——樊”，“眉君——寄庵”，一類的字樣了。他懂得了，他也不繼續說下去了。他回頭看陳眉君，陳眉君只是背臉向着床邊，做出整理衣裙，預備出門的樣子。他滿腔怒氣，無可發洩；他口咬緊牙關，望着眼睛和鼻子中間的辛酸，勉強說：

‘喔！請吃一餐飯，還有這許多講究，老方真不愧是一個文豪！既然這樣，我自然不去打破他的高遠理想。好罷，我先回去罷。明天再見！’

柳鐵笙說着，拿起桌上的軍帽，向易寄庵點了一個頭，側頭向陳眉君望了一望，望見她還是背着身子。他提起腳向前開步走，走出了房門之後，才聽見陳眉君的嬌滴滴的聲音，在後面說：

‘局長老爺！今天好了你，明天後天不請我喝喜酒，我可不答應你呢。’

柳鐵笙粧做不聽見，蹣蹣跚跚的跑下樓去了。

### 三

柳鐵笙出門坐上摩托車，怒火還燒着胸口，癡情還蒙住腦筋，他連對駕車的發命令的事，也忘記了。駕車的不敢問他，只是等着。柳鐵笙過了幾秒鐘。才曉得車沒開動，便移怒到駕車的身上去，厲聲說：

‘喂！怎麼不開走，開玩笑嗎？呃？’

他聽見駕車的向他請示，往那裏開，他才知道自己有點頭腦昏亂。他將錯就錯，仍然做生氣的樣子，大聲叱咤說：

‘到局去啊！這還要我說？’

柳鐵笙也不打算回家和太太一起吃晚飯了，他想：他寧願到局裏一個人喝兩杯悶酒。女人家真太過於玩弄男子的感情了！他從前在廣東時，陳眉君對他何等要好？她不是許過他，到軍事完了時，要以終身託他，一同到外國留學去嗎？她不是始終還不斷的寫着情致纏綿的長信給他嗎？誰料她還是一片虛假？她居然和易寄庵要好！她居然當着他的面前和易寄庵做出醜態！……

柳鐵笙想到這裏，不禁心裏發了一個狠，又咒罵起易寄庵來了：

‘好不要臉的大委員！口口聲聲說什麼革命犧牲，暗中却做得好事！昨天還對我說什麼“革命家的行為的標準！”說什麼“萬事都要以革命的利益為主，不必管個人私事！”難道你以為奪了像我一樣的革命家的愛人，對於革命的利益會毫無損失嗎？’

你那裏知道別人所受的精神上的打擊？老易，你簡直是糟踏我！我非和你鬪一鬪不可！……但是，他恐怕未必知道我和眉君的關係罷。……眉君那裏會把自己的祕密告訴他？恐怕老易連眉君丈夫陸小晴的事也未必知道呢。……陸小晴……是的……是的。全然是眉君這東西水性楊花，從中作怪，哼！你想丟我，看我對付你！……’

柳鐵笙到了逆產管理局，粧做有特別要事的樣子，一面叫人弄晚飯，一面自己一個人躲在局長室打軍用自動電話。約莫過了一個多鐘頭，他飯也吃完了，酒也喝得有點醉醺醺的樣子了，他自己覺得主意也打定了。他叫勤務兵去請陸科長。

總務科長陸小晴是常常代替柳鐵笙住在局裏的，所以聽見局長叫他，就立刻走到局長室去。他生得一個矮小的身材，尖下巴，大鼻子，深眼睛，臉上皮膚，也帶着焦紅色，顯然是久在軍隊過着生活的樣子。他左手抱着一包卷宗，右手拿着軍帽，走進局長室，向柳鐵笙鞠躬致敬。

‘請坐，不要拘禮罷。’